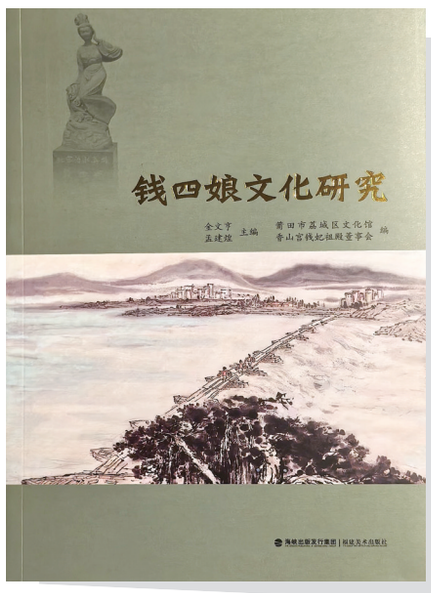
钱四娘的故事，未完待续

□晓谈



阳光正好，荔城区新度镇青垞村的香山宫前锣鼓喧天。我站在涌动的人群之中，看着来自各地的庆贺团队伍缓缓前行，她们身着传统服饰，头戴金色帽子，手中彩旗上“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在阳光下显得特别耀眼。

这是2025年12月6日在木兰陂下游、壶公山北麓举行的一场庆典。我眼前所见的这些仪式与表演，还有蕴含其间的虔诚与敬意，都是为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钱四娘。960多年前，这位年仅16岁的长乐少女，变卖家中财产，只身来到木兰溪畔，决心驯服时常泛滥的溪水。三年间，她与百姓同甘共苦，修陂筑坝，最终却因选址失误，在即将合龙的堤坝被洪水冲垮之时，投身奔流的木兰溪。她“舍身筑陂”的精神激励后来者，最终在林从世、李宏、冯智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建成造福莆田人民的木兰陂。她的生命定格在19岁，她的故事却讲述了近千年。

千百年来，受她恩惠的莆田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她。人们纪念她，把对她的怀念与感激融入四季节俗和日常生活之中。如今，奉祀她的宫庙数量已达400多座，“钱四娘信俗”也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来得晚了些，去香山宫的路上早已挤满了车辆与人流。横跨道路的拱门上，红色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香山宫钱妃圣殿告竣典礼”。典礼虽然是第二天举行，但此刻已有多家庆贺团队提前到场，现场彩旗飘扬，锣鼓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喜庆、庄严与虔敬的气息。

等我穿过人群，沿着长长的石阶来到香山宫前时，由荔城区文化馆与香山宫钱妃祖殿董事会联合举办的《钱四娘文化研究》首发仪式已近尾声。在殿前广场东侧临时搭建的背景板前，主办方、编撰者与嘉宾们正在合影留念，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钱四娘文化研究》由金文亨先生和孟建煌老师担任主编。这是一部钱四娘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以金文亨先生为代表的本地学者对钱四娘文化展开了多维度的深度挖掘，研究范围从钱四娘习俗、莆仙文化影响、红色基因传承等延伸至文学艺术表达，内容丰富，主题多元。

金文亨先生是莆田地方文化研究领域令人尊敬的前辈。多年来，他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热爱，在闽中革命史、莆田科举文化和妈祖文化等多个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这部《钱四娘文化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从生态文明视角出发，追溯钱四娘“舍家筑陂”的功绩及其对后世治水的深远影响，深入阐释了其精神的当代价值。书中既剖析了历代先贤治水精神的传承，又深入解读香山宫建筑群的“场所精神”，梳理了“钱四娘信俗”的文化核心，还揭示了物质遗存与民间信俗的互动关系。书中指出，钱四娘的精神正是借助“信俗”这一活态形式，穿越时空，留存于民俗仪式和寻常百姓心中。书中探讨了钱四娘信俗在台湾的传播情况，那些跨越海峡的进香与交流活动，使钱妃成为连接两岸同胞心灵的共同文化符号。书中通过“钱四娘信俗对莆仙文化影响”的专题探讨，揭示了其作为地域文化如何渗透到民俗、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而“妈祖与钱四娘大爱情怀”的对照研究，凸显了莆田两大女性神祇“济世利民”精神的同源性。附录部分则收录了陈珍宝、林双喜、黄金明等人创作的诗歌、词曲、方言快板诗等文艺作品，展现了钱四娘文化在民间文学中的蓬勃生命力。全书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构建起一个立体的研究框架，不仅为钱四娘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下一步钱四娘文化的研究、宣传，以及香山宫建设和当地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持。

当然，正如编者在前言中坦诚所言，作为钱四娘文化研究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此书难免有未能尽善尽美之处。但这种“抛砖引玉”的谦逊，恰恰是学术研究最应该有的态度。可以预见，这本书的问世，将推动钱四娘文化研究走向更系统、更深入的新阶段。

《钱四娘文化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贡献，更在于它如同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子，再次唤起了莆田人对“母亲河”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自觉。当木兰陂的流水声与钱妃祖殿的香火气相互交织，当历史故事与当下的木兰溪治理理念相互共鸣，这本书便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人类学家格尔茨说过，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金文亨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正是引领我们探寻“钱四娘”这个文化符号，如何在千年时光中，生发、延展出一张丰富而坚韧的意义之网。在香山宫，你会看到许多热心人在默默付出，他们组织学术研讨，筹办纪念活动，讲述古老传说，举行热烈庄重的民俗仪式，还有八九十岁的老人用方言快板传唱那位伟大女性的事迹。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在阐释这张意义之网，演绎其中“公而忘私、造福人民”的核心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金文亨先生和这本书的所有编撰者，正是这“意义之网”虔诚的编织者与诠释者。

新书首发式结束了，但钱妃祖殿前热烈的仪式与民俗表演还在继续。那些身着传统服饰的人们，正依照某种规律变换着行进的队列，庄重而虔诚，让我感受到一种莆田人对造福百姓的历史人物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延续了近千年，必将延续下去，就像钱四娘的故事已经讲述了近千年，也必将继续讲述下去。

水调歌头·木兰溪咏怀（外一首）

□蔡金炎

百里兰溪景，源脉起仙西。千年春涨，润泽莆邑缔传奇。漫道偃陂石冷，横亘钱妃庙畔，兴废几人知。治水古今事，堪与禹功齐。

三江汇，玉湖出，宁海依。稻香果馥，南北沃野漫生机。谁绘丹青墨韵？只此天然画卷，鸥鹭共云栖。但看潮生处，飞浪彩霞披。

沁园春·木兰春涨

戴云奔溪，汇涧吞流，春涨木兰。看古陂锁浪，银涛叠雪；长堤卧碧，福道通连。鹭逐晴光，花萦两岸，百里江波接海天。凭栏眺，见壶山凝黛，沃野铺笺。

忆曾洪患频繁，叹蒲草丛生祸莆田。念先贤筑堰，功铭青简；今朝治水，利泽绵延。千载同歌，万民齐颂，禹李高标可比肩。望远处，正玉湖焕彩，换了人间。

满庭芳 枫亭中学百年华诞感怀

□吴玉忠

塔斗山南，蔡襄故里，黉门几度欢浓。银丝童发，相认旧音容。跃进楼墙攻略，算不完、数理迷宫。凭栏处、百年故事，尽付笑谈中。

匆匆！曾记取，书山跌宕，学海幽踪。奈“文革”蹉跎，狮岳迷濛。尤念萤窗夜话，道不尽、恩遇重重。凝眸望，杏坛春雨，甘露润枫丛。

知味书屋

□陈志勇

一间书屋，就是一个世界。

菻芦溪畔，奎山脚下，在古色古香的几栋古居中，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它，就是知味书屋。

这间古屋不大，近30平方米，土墙，木楼板，原来堆放一些农村杂物，有大大小小的瓮缸、没有经常使用的椅子等等。古屋前两年重新修缮，通透明亮，温暖怡人。我把它改为书屋，并取名知味书屋。“知”是行之始，求知若渴，求知行远。“味”则要体悟乡味、韵味、情味三种味道。

建知味书屋前，我和父母的意见有分歧。他们认为，目前在农村的人比较少，看书的人不多，而且建一个书屋至少要花好几千元，现在赚钱不容易，建书屋有些浪费。他们还说，这些书若干年后就当作废品卖掉。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计较老人家说的话。我的意见是，村里有留守孩子，特别是寒暑假、周末的时候，孩子比较多，还有一些到田厝游玩的游客，建了书屋，大家可以看看书，还可以营造农村的文化氛围。父母亲最后同意了建书屋，我可开心了。

古屋的材质以木板为主，温润细腻，有岁月的静谧美感。古屋东西方向都有一个门，空气流通，明亮通透。好多人看了古屋，说这个地方有特色。我是急性子的人，说干就干，先把老房子里面的杂物都搬出来，接着把楼顶的蜘蛛网和地板的灰尘全部清扫干净。我请来泥工，重新打底土墙，刷上白灰。请邻村的六旬木工阿椿做书架。阿椿有一定年纪，人不高，戴眼镜，手脚利索。过了一周，他就把书架做好了，运过来安装。一排长5米、高2.7米的大书架立在书屋墙上，挺大气的，灰色调，很耐看。阿椿说，看到我这么热心为家乡做公益事情，很感动，在工钱结账的时候，还优惠了几百元。我也感动了，感叹世间还是好人多。

我将一块长2.4米、宽1米的大门板，改为书桌、茶桌，古色古香，很有韵味。摆上10张软垫椅子，墙上挂着“最是书香能致远”七个字。灯的装饰也要讲究，几盏藤灯，造型独特，暖暖的，很温情。好邻居送来的油灯、算盘，也挂在墙上，很有历史感。书架上摆上了各种各样的书，大约有3000册，使这个原本闲置的古居生动丰富起来，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我还用心写了前言，到书屋参观的人都颇为赞赏。

我喜欢竹子，就在书屋大门旁，利用农村废弃的大瓮缸栽上竹子。“生挺凌云节，飘摇仍自持。”竹，给了人无限美好的希冀和追求，它高洁、坚强、虚怀有节、生机勃勃。引人向上，催人奋进。在书屋里，花的点缀也是不可或缺的。蕨类、君子兰、绿萝等植物，倚窗靠角，生机盎然。

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经常回老家，总是到书屋里看看书。有时候，温煦的阳光投射书屋，人在里面看书，感到非常安静快乐。下雨天的时候，待在书屋，感觉又不一样。静下心，默默享受文字的洗礼，一拂心中的尘埃，一扫脑海的忧虑，让思绪随着书中的文字游走四方。附近的留守孩子一到周末，就会到书屋看看书。也有大人带着小孩子来看书的，亲子阅读，是温情惬意的幸福时光。一些老人也会来书屋看看书，充实自己。

林语堂曾说，中国人的气质尽在一个人的书房之中。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往往成为一个读书人的精神符号，就如刘禹锡之陋室，陆游之老学庵，张岱之梅花书屋。

心越浮躁，一个纯粹的、独享的、安静的阅读空间，就越不可少。在书斋生活中，你可以寻找人生的答案，发现生活的真善美。对在喧嚣的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恬淡质朴、悠然自在的乡村书屋是他们心中的向往。

有来知味书屋参观的朋友，都说这里是个好地方，文化气息浓，感受书香，别有一番滋味。他们还说，来书屋仿佛一下子心情变好了，纯净了许多，高雅了许多。也有些好朋友说，书屋偏小些。但屋不在大，有书本亦能思绪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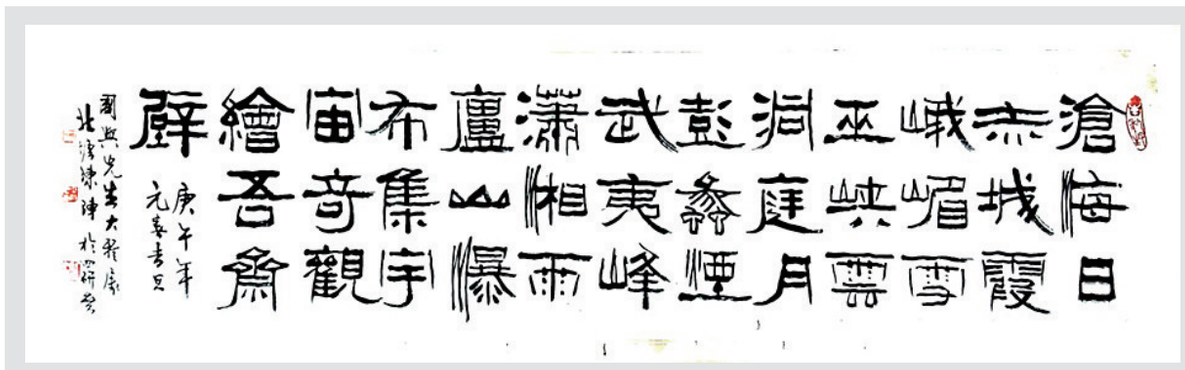
书屋周边开阔豁朗，空气清新，还有我精心策划的树王竹柏、清塘垂钓、荷塘清韵、在水一方等微景观。近几年，家乡田厝崇文重教的氛围越来越浓，考上大学的学子越来越多。我想，知味书屋的建成，也是历史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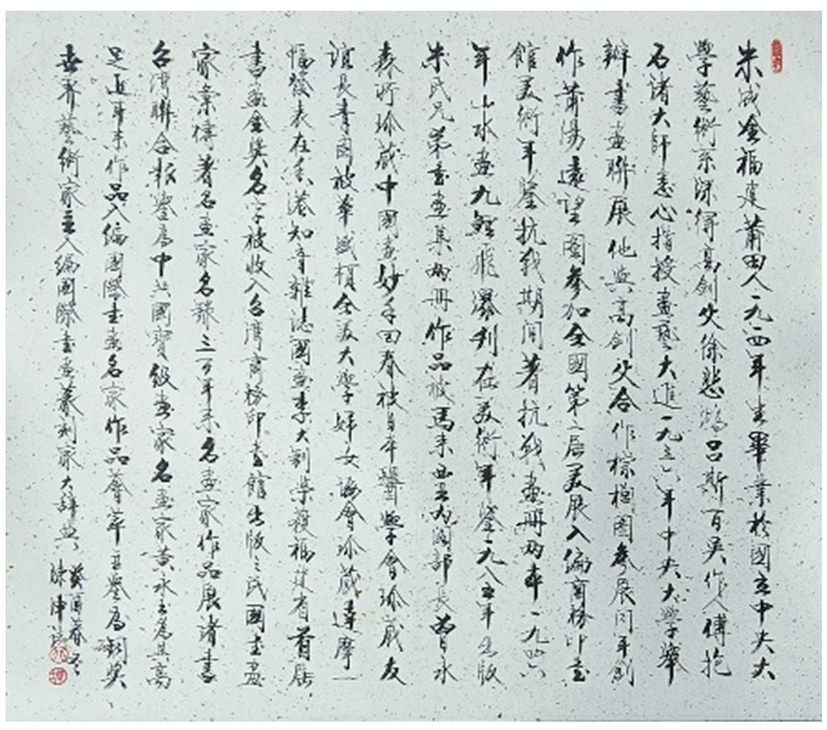
知味书屋，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人生的状态，也是一处精神家园。

品高学深翰墨香

——纪念著名书法家陈阵

□江国兴





陈阵 作

2025年是著名书法家陈阵先生100周年诞辰。陈阵先生原名陈文训，字来教，号北塘，笔名闻东野，1925年生于莆田涵江塘北书香世家，自幼聪颖，少承家学，酷爱文学，喜弄丹青。中学时就学莆田高级中学（今莆田一中），与仙籍台湾著名诗人林恭祖是同窗好友，互学互励。他在学生时就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天赋，创作出诗歌、楹联、书画和散文等文学作品，成为当时学校最全面的文学创客之一。后就读福建测绘学校，毕业后，任职于新闻单位，1948年与莆田文化名人郑玉华等主编《晨光报》副刊《剑芒》，发表《拒绝》和散文《长相思》等，颇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陈阵先生就职福建龙溪农校，忠于教职，勤于文学创作，成绩斐然。1957年，因错划为右派，下放回乡。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他仍笔耕不辍，创作长篇小说《期待》作品，被中华书局选中，列入年度出版计划，怎奈时为右派，政治审查无法通过，搁置发表。

1979年，拨乱反正后，陈阵先生恢复公职。他喜欢收藏，鉴赏能力强。1989年，陈阵先生把渊博的知识反馈社会，欣然接受莆田县政协委托，与林梦星、张金鉴合作主编《莆田历代书画集》，选收唐代林藻，宋代蔡襄、陈俊卿、陈宓、刘克庄、陈文龙，近代江春霖等100多位书画名家墨宝并作介绍，是一本较完整、较系统的地方书画工具书，填补了莆田历代书画史的一个空白。

陈阵先生知识渊博，虽然年届古稀，还焕发出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地方文化建设。1986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莆田县在梅妃故里举办“莆台两岸中秋吟诗赏月系列活动”，陈阵和吴开泉负责莆台两岸中秋月书画展征集工作，征集黄埔军校校友蔡园将军和陈鹤、许英三、朱成淦、周秀廷、林镗、林井心等60多位两岸书画名家作品，成功举办莆台两岸中秋月书画展和《中秋月·两岸情》书画笔会，深化莆台文化交流。1996年6月，陈阵先生组织乡亲陈国宝、黄锦祥等建设全省首家高品位的涵江塘北书廊刻石，塘北书廊刻石荟萃宋明清以迄近现代书画名家如蔡襄、陈文龙、周瑛、陈经邦、朱继祚、江春霖等100多位书法名家作品，打造出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书法碑廊。2000年，他自筹资金，主编出版涵江塘北书廊刻石《书法大观》。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先生在跋所说，涵江塘北书廊建设竣工，“可谓文献名邦的当代盛事。书家陈阵先生等一高垣，成书法长廊，让蒙尘的书法遗珍重见朗天。其虔心还在于，他们毕书廊之功仍意犹未尽，不惮托钵，多方筹资，将书廊的作品进行拓片，编辑出版，以光大吾乡书坛，并示诸后学。”如今涵江塘北书廊刻石为莆田书法艺术的一大名片。

陈阵先生不但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且还精通书画，擅画梅兰菊竹，长于书写朱竹。他早年常临《张猛龙》和《张黑女墓志》，打下坚实书法基础。为了提升书法线条质感，勤习清代邓石如《心经》、吴让之《吴均碑》，又上溯李斯《琅琊台刻石》，深谙玉箸式篆法的奥妙，较好地融通篆书内在的笔法联系，更具书写意味。1999年，福建省举办第一届老干部、老年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书画楹联展，陈阵文学修养高，创作“濠镜蒙尘今朝拭，荷花向日当午开”的篆书楹联，联句对仗工整，平仄分明，比喻恰当，情感与精神的喜悦跃然纸上。在书法上，笔力沉稳遒劲，线条匀净流畅，有独特的艺术韵味。因联墨俱佳，该作品获老干部组一等奖。

陈阵先生的隶书也很精彩，他长年深耕汉隶《石门颂》，用笔多为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结体雄浑古朴，笔力开张，线条浑厚圆劲。为了增强隶书的古意与线条的厚度，他又融入何子贞隶书，运用“颤笔”“绞笔”，使书法线条遒劲沉着，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他还大胆地把篆书笔意和结构融合于隶书中，使作品结构既有变化又有浓厚的古味，这种的篆隶“融通”的创作无疑给作品闪烁着新鲜意趣，令人回味无穷。陈阵的书法作品艺术性很高，先后入选《当代书法家楹联墨迹选》《中日书法家墨迹精选》等书画集，作品广传美国、日本、东南亚和台湾地区，深受人们喜爱。

今年是陈阵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希望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老家梧椿

□闻焉

老家梧椿，是仙游山区游洋镇的一个小山村。说句实在话，我对它的印象一直不是很清晰，甚至有些模糊，总觉得自己像浮萍，飘忽不定。直到前几天，突然间心里有一种冲动，想敲一下键盘，把驿动的心情记录下来。不为别的，只为了心中的那棵老椿树。

梧椿，其名源于民国年间，取自吴宅及椿下自然村首字，乃为“梧椿”。椿下自然村，是真的种有椿树的。梧椿坐落于东山头、马头寨南麓丘陵之间，中有一条小溪，大樟溪支流——后溪，自北向西流经梧椿全境。梧椿村与镇政府所在地游洋村相邻，紧挨着游洋中学。游洋中学一度是仙游第二中学，集聚了许多名师教书育人。因此，游洋中学曾走出许多优秀的学子，现遍布各地，发奋深耕，发家致富。听说现在游洋中学往日盛况不再，因为，游洋人大多外出讨生活，把子女送到市区或者仙游城关念书，或者带到各地念书了。

梧椿，现有林尾、过埔、东埔墘、宫东、椿下、后洋、洋埔、顶灶、吴宅9个自然村，人口3000多人，算是山区中人口较多的一个村。因有后溪流经其间，又分为溪东和溪西。溪东和溪西的土地处于小山坳间，形成一个小盆地、小平原，人均耕地不足1亩，因了后溪流经的缘故，水源相对充沛，灌溉方便。早期人们以耕种水稻为生，勉强可以度日。多年前，后溪筑坝修建水库，一作镇区饮水源，二供小水电发电。现在全村的土地基本集中流转，引进企业发展蔬菜基地，村民可参与劳作，增加收入。梧椿除了有小平原外，还多山地丘陵。山上林木茂盛，多产毛竹，山下发展油茶。曾与一个朋友到后溪水库流域游玩，朋友看到清澈的溪床和潺潺的流水，戏称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天然浴场”。

梧椿与莆阳大地其他地方一样，秉承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训。现今老家的山水和田地，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青壮年们纷纷出外谋生，留在家中的大多是“九九”“六一”和“三八”了。老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却也真真留不住乡愁了。然而，人们虽远行千里万里，但在过年过节或遇到红白事时，都会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相聚或相送，这也是亲情难却、乡愁难忘吧。而且，外出的游子，对家乡的公益事业是不遗余力的，有一股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劲头。

若是从莆田市区前往梧椿，至少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不到1个小时可达。一条是从莆田西上高速，榜头出口下高速，然后走纵三挂壁公路直达村口；一条是从菻芦上高速，游洋（岐山）出口下高速，经过网红打卡点天马村，也就到了村口；还有一条是从圳湖小区边上走“城常”线，经过东太桥、山门、后溪，再经过游洋的鲁头、兴山、河星到村口。

我12岁时，便离开老家到仙游城关念书。其实，离家才40多公里，然因当时车马慢，加上年龄小，就觉得路途遥远，除了寒暑假在家外，基本上是1个月回家一趟。于是乎，对家的记挂并没有那么深刻，或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彼时生活虽然艰辛，但毅力坚定。6年苦读考上大学，去外地念书4年，毕业辗转分到仙游一个平原乡镇工作，尔后又非常荣幸地调到当年素有“小上海”和“东方威尼斯”之称的涵江区工作。

我生活在老家，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过十几年，不是很长，以至于和老家、老家人的感情不深。但老家的山水和人物待我一如既往，有道是我虐老家千百遍，老家待我如初见。

树高千丈也忘不了根。老家梧椿，是我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对于它的一山一水，一竹一木，永远难以忘怀！

老家的那棵老椿树，依然是那么的健壮挺拔，那样的枝繁叶茂！

老家走出的人会渐渐长大、渐渐变老，但老家，永远不老！